

这是美国经历的“最可怕时刻之一”

——美国小学枪击惨案后的无力与无奈

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

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城尤瓦尔迪，罗布小学，注册学生近600名。

美国中部时间24日11时30分许，有人闯入罗布小学，一间教室接一间教室开枪，至少19名学生和两名教师遇害，有的孩子被直接击中面部。

枪手是同一学区的一名高中生，今年18岁，生性时买了两把枪作为自己的成年礼物。

暑假前最后一周，这么多鲜活的生命，戛然而止。

目前已确认身份的死者中，有8岁小男孩，也有10岁小姑娘。直至24日深夜，受伤人数仍不详。尤瓦尔迪纪念医院收治了14名伤者，其中11人是儿童。

电视画面里，救护车在学校附近街道上闪着灯，执法人员来来往往，父母泣不成声。一些家庭深夜仍在等待孩子被救治的消息。

一位名叫埃斯特拉达·迭戈的家长说：

“你听到过其他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你永远不会想到这里也会发生。”

这是美国发生重大枪击案后经常能听见的话语。枪击事件如此之多，令很多美国人一方面感到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，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，以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事实上，美国是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

家。在所有富裕国家中，美国枪支谋杀率和自杀率均居首位。

罗布小学枪击案并非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。2012年，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年人死亡。

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·卡多纳发表声明说，校园枪击是每个家长最大的恐惧、最恐怖的噩梦。他对国会缺乏通过立法保护儿童的

意愿感到愤怒。

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说，必须采取行动。但行动在哪里？讲话中拜登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控枪举措或进行立法。这些年来，美国关于控枪立法的辩论时起时伏，但控枪改革始终难以推进。

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后，美联社报道称，“美国枪支管制改革的前景似乎依然黯

淡，就跟(2012年)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一样”。

还有美国媒体说，这是美国经历的“最可怕时刻之一”。但更可怕的是，由于政治的极化与政客的不作为，这样的枪击案未来多半会重演，人们在震惊与悲痛后，可能会再次陷入无力与无奈。

(据新华社休斯敦5月25日电)

救救孩子，美国枪患何时休！

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

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小学24日发生枪击事件，导致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教师遇害。生命凋零的惨痛悲剧再次暴露，美国政府漠视生命，人权治理糟糕透顶，使

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下一代的“噩梦”。

2012年，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，20名学生和6名老师被枪杀；2018年，佛罗里达州玛乔丽·斯通曼·道格拉斯中学发生枪击案，17人死亡、17人受伤……2020年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涉枪伤害已成为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死因，75%的美国青少年认为枪击事件已成为他们最主要

压力来源。孩子们笼罩在枪支暴力的阴影下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“美国梦”？

美国枪患顽疾“不治”，是利益集团“太难治”。截至今年4月22日，涉枪暴力事件已在美国造成13000多人丧生。普通人的生命权被长期漠视，背后是美国枪支利益集团的庞大势力。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显示，2000年至2020年，美国枪械制造商总计生产逾1.39亿支枪投放民用市场，仅2020年一年就投放1130万支。作为众多倡导拥枪权组织中的“龙头老大”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雄厚资金实力，是美国实力最强的游说集团。在枪支利益集团的阻挠下，美国已有20多年未通过重要控枪法律。

美国枪患顽疾“不治”，是美国政客“不想治”。一边是枪支泛滥导致涉枪暴力激增，一边是美国政客对此熟视无睹，这是政府的失职，是体制的失灵。枪患顽疾无情扯下美式人权的遮羞布。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，如果连人民的基本生命权都无法保护，人权从何谈起？美职篮金州勇士队主教练史蒂夫·科尔的父亲就曾是枪击案的受害者，他在得州小学枪击案发生后愤怒地谴责美国政客：“孩子们在学校被谋杀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干点正事？”他痛斥，美国政客们将“对权力的渴望”放在民众利益之上。

积重难返的美国枪患顽疾表明，所谓“美式民主”根本经不起现实考验。美国人权治理表现如此不堪，美国政客却一直“内外外治”，执迷于在国际社会上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。如此行径，对美国人民极其不负责任；如此做派，是彻头彻尾的虚伪！

(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)



5月24日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，国会大厦降半旗向得克萨斯州枪击事件遇害者致哀。

据美国媒体报道，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一所小学24日发生枪击事件，造成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。枪手被击毙。

新华社发(沈昊 摄)



根据非营利组织“枪支暴力档案”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，截至5月21日，美国今年已发生死伤4人以上的枪击事件210起，超过1.67万人在各类涉枪事件中丧生。4月12日，警察和救护人员在美国纽约发生枪击的地铁站附近工作。

新华社发(郭克 摄)

朔尔茨“讨气”之旅收获几何

华振山

5月22日至24日，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非洲三国，意在俄乌冲突、能源、反恐等议题上加强与非洲的合作。在分析人士看来，非洲国家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，其能源开发也受客观因素限制，朔尔茨此次访问想要实现“一石三鸟”恐将很难。

朔尔茨此次出访是其上任以来首次访问非洲。在第一站塞内加尔，朔尔茨与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举行会谈，并参观了当地一座太阳能发电厂。朔尔茨在记者会上说，德国已经开始与塞内加尔就天然气开采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展开谈判。萨勒则表示，塞内加尔准备向欧洲市场供应液化天然气。

离开塞内加尔后，朔尔茨前往尼日尔，访

问了驻扎在当地的德国“瞪羚”特种部队基地，并与尼日尔总统巴祖姆举行会谈。朔尔茨表示，德国特种部队将继续驻扎在尼日尔，与当地伙伴合作消灭恐怖主义。巴祖姆则表示，尼日尔将克服困难确保国家安全。

南非是朔尔茨此行最后一站。在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会晤时，朔尔茨呼吁德国增加在南非的投资。拉马福萨则表示，他与朔尔茨讨论了俄乌冲突，认为这一冲突需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解决。

不少媒体称，朔尔茨此次访问非洲是一次“讨气”之旅，即德国希望从非洲获取更多天然气。不过从朔尔茨与到访国讨论的议题来看，朔尔茨此行或是想“一石三鸟”。

朔尔茨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获取天然气。为了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，包括德

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把视线转向了非洲。塞内加尔拥有数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，其与毛里塔尼亚边境附近海域发现了储量约4.2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。尼日尔则是跨撒哈拉天然气管道的过境国。南非也在加快其海上天然气田开发。

朔尔茨的第二个目的是拉拢非洲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选边站。塞内加尔目前是非盟轮值主席国，南非也是非洲大国之一，德国已经邀请两国参加今年6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。不过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朔尔茨到访时说，关于俄乌冲突，多数非洲国家不想选边站。

朔尔茨的第三个目的是反恐。萨赫勒地区的反恐形势近年来日益严峻，但介入这一地区反恐最积极的欧洲国家法国近日已经撤

出马里。而德国自2018年以来便一直在当地培训尼日尔特种部队，朔尔茨或许想借此加强德国在非洲反恐中的影响力。

分析人士指出，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，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。这意味着非洲在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合作时，会坚持平等和互相尊重等原则。朔尔茨若是想要强迫非洲国家接受西方的立场，恐怕只会碰壁。

而能源开发和反恐的问题，每一个都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。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非洲国家虽然拥有大量油气资源，但要完全开发并输往欧洲，还需要加大投资、建设管道等。非洲的自然环境和时而动荡的局势，也给油气开发增加了变数。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更是另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朔尔茨的三天访非之旅恐怕“远水解不了近渴”，也难以从实质上增强德国在非洲的存在感。

G 时事观察

赵晓展

当地时间5月25日，菲律宾国会正式确认费迪南德·罗慕尔德兹·马科斯(小马科斯)当选菲律宾第17任总统。

当天结束的官方计票显示，其最终获得超过3100万张选票，得票率为58.77%。按照流程，小马科斯将于6月30日正式宣誓就任，开始6年的任期。

据法新社的报道，5月11日，在其竞选团队宣布大选获胜仅仅几小时后，小马科斯去了他父亲的墓地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。

生于1957年的小马科斯现年64岁，是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·马科斯的儿子，他的胜选也标志着马科斯家族时隔30多年重返菲律宾马拉卡南宫(总统府)。

1965年，小马科斯跟随当选总统的父亲搬进马拉卡南宫，尚不满8岁。

马科斯家族是菲律宾政治世家。除了父亲曾担任总统外，小马科斯现年92岁的母亲伊梅尔达也曾多次当选众议员，姐姐伊梅·马科斯现为参议员。

在美国和美国接受教育后，23岁的小马科斯在20世纪80年代回到菲律宾。作为家族的政治传人，他很早就涉足政坛。年纪轻轻就当选家乡北伊罗戈省副省长，由此开启政治生涯。

在外界看来，2022年总统大选结果，也是南北家族结盟竞选结果。

6年之后，小马科斯宣布参选菲律宾总统，其主要竞争对手就是2016年击败小马科斯当选副总统的罗布雷多。

这一次，小马科斯赢得比较轻松，以绝对多数赢得总统选举。其选票不仅远超竞选对手，甚至还高于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总统的选票。

有分析认为，杜特尔特家族的支持，是小马科斯当选的重要助力。

在菲律宾北部，马科斯家族拥有雄厚的政治基础；而在南部，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。

在外界看来，2022年总统大选结果，也是南北家族结盟竞选结果。

实际上，25日的最终选票统计显示，在副总统选举中，小马科斯的竞选搭档、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莎拉·齐默尔曼·杜特尔特-卡彪得票率为61.53%，也以绝对多数赢得副总统选举。

除此之外，菲律宾目前的失业率较高，民众希望经济复苏，促进就业。而小马科斯竞选纲领对此也多有回应，较好地迎合了菲律宾民众渴望改善民生、发展经济的心声。

另一方面，社交媒体对小马科斯的获胜也非常重要。

小马科斯及其竞选团队非常善于运用社交媒体，他在社交媒体上有数百万支持者，帮助小马科斯在网络上扩大传播影响力。

据媒体报道，菲律宾民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。有数据显示该国民平均每日浏览社交媒体超过4小时，社交媒体对民众的影响非常大。

三

对小马科斯来说，马科斯家族的政治形象可谓是一把“双刃剑”。菲律宾国内对这个家族存在着几乎截然不同的评价。

一方面，在小马科斯父亲执政的年代，也

是菲律宾经济腾飞的时代；另一方面，马科斯家族也被指贪腐惊人，涉金额据称达数十亿美元。

尽管其家族并不认可这些指控，不过小马科斯父亲的执政在菲律宾可谓“毁誉参半”。

不仅如此，接下来的6年任期中，小马科斯的执政之路也许并不轻松。

对此，新华社报道曾指出，在菲民众期待加快经济复苏的背景下，他执政后将面临多重挑战。

一是弥合分歧、团结民心。二是应对疫情、提振经济。菲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菲全国23.7%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中，失业率今年2月虽然回落至6.4%，但仍高于疫情暴发前水平。三是处理对外关系。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，菲律宾在复杂局势中如何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把国家安全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将是小马科斯政府的考验。

有菲律宾媒体评论称，“可以预见的是，如果经济不能改善，菲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意撕裂。这是小马科斯上任后需要面对的难题”。

正式确认当选，小马科斯面对新考验

父亲流亡美国夏威夷。3年后，马科斯在檀香山去世。

不过，小马科斯的从政之路并未终结。1991年，他返回菲律宾后延续着家族的政治梦想，并先后担任过省长、众议员和参议员。

2016年，小马科斯参与竞选副总统。最终，小马科斯拿下超过1400万票，以26万票的较小差距输给罗布雷多。

二

6年之后，小马科斯宣布参选菲律宾总统，其主要竞争对手就是2016年击败小马科斯当选副总统的罗布雷多。

这一次，小马科斯赢得比较轻松，以绝对多数赢得总统选举。其选票不仅远超竞选对手，甚至还高于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总统的选票。

有分析认为，杜特尔特家族的支持，是小马科斯当选的重要助力。

在菲律宾北部，马科斯家族拥有雄厚的政治基础；而在南部，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。

在外界看来，2022年总统大选结果，也是南北家族结盟竞选结果。

对小马科斯来说，马科斯家族的政治形象可谓是一把“双刃剑”。菲律宾国内对这个家族存在着几乎截然不同的评价。

一方面，在小马科斯父亲执政的年代，也



宣誓就职

5月24日，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国会大厦，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。

匈牙利新政府部长24日在国会大厦宣誓就职，标志着匈牙利新一届政府正式成立。匈牙利新一届政府由包括总理欧尔班在内的15名成员组成。新华社发(弗尔季·奥蒂洛 摄)

新冠未去，猴痘又袭

董沛

新冠病毒仍在肆虐，猴痘又突然来袭。

5月24日，阿联酋宣布发现该国的第一例猴痘病例，这是海湾地区第一个出现猴痘病例的国家。阿联酋也是继以色列之后，第二个发现猴痘病例的中东国家。

斯洛文尼亚、阿联酋和英国的苏格兰24日分别报告当地首例猴痘确诊病例。白俄罗斯卫生部24日说，白将在6月中旬开发出用于检测猴痘的国产测试系统。

世界卫生组织则于5月21日表示，自5月13日以来，全球已经有12个国家报告了92例确诊病例和28例疑似病例。世卫组织称，现有信息表明，与有症状的病例发生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中，正在发生人际传播。

数据显示，这些确诊病例主要来自英国、西班牙和葡萄牙，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加拿大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瑞典和美国。

猴痘是一种罕见的病毒性人畜共患病(从动物传播给人的病毒)，病人症状与过去在天花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相似，但临床严重程度较轻。

1958年，这种病毒在丹麦哥本哈根市的一个实验室的猴子样本中首次发现，故被称为“猴痘”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被感染者只是动物。

1970年9月1